

東
谷
贅
言



東
平
書
局



東
谷
贅
言

放
英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東谷贅言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東谷贅言

此據寶顏堂秘笈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東谷贅言序

古者士大夫老而明農。日坐里門以訓其鄉之子弟。予往時奔走名途。竊有此志焉。及得請東歸。已成勃率翁矣。里門之役莫償初志。乃閉關習靜。以送殘齡。門生故舊時來相過。情話之餘。或相與評論古今天下事。而一得之愚。又不覺吐之。逐日劄記。加潤色焉。有長者謂予曰。子於此時。宜遊心忘言之天。顧猶喋喋。乃爾。非贅邪。予曰。然哉。然哉。夫懸疣者贅也。身有之。心固醜之。而況人乎。然非疾痛害事也。欲決而去之。又不忍。言之贅也亦然。自今以後。當奉長者之教。而謝筆硯。其業旣劄記之者。命兒輩藏之。以俟稗官氏采焉。不然。以俟家人障牖之需可也。

嘉靖己酉夏四月旣望東谷敖英識

刻東谷贅言序

贅言二卷。東谷敖公之所著也。公先在蜀。嘗刻綠雪亭雜言。其博議雄談。光流有粲。海內愛而傳之久矣。然當是時。方策勛樹績。闡化千里。特於自公退食之餘。敍次所見。而慷慨議論。人尙珍愛。矧今笑傲林丘。逍遙雲石。或觸景會心。或感今思古。其超然之見。能無嗣述者乎。余一日謁東谷。輒以此意探之。公果出二帙示之。曰。此猶贅爾。然去之又不忍也。子其以爲何如。余惟言者。所以摠發胸中之所蘊也。世之言有二。摘藻濡毫。誇奇競麗。非不燁然美也。而道遠矣。若夫裨益身心。增廣聞見者。非無辭也。而情深矣。考古今之同異。權人物之高下。究心迹之是非。定言之臧否。詳制度之因革。洩前人之所未發。啓後人之所未知。初何贅之足云。東谷之意。得非欲相忘於無言與。公以一代鉅儒。行成表樹。言成模楷。而聲實兼懋。余方垂髫。數聞縉紳先生。謂其名世豪傑。旣而覩所製作。雄邁博朗。意必光明俊偉人也。今也天假良遇。每一會晤。必聞嘉論。皆直剖藩籬。鑿鑿可行。而高卓之行。尤使人欽畏思法。信哉信哉。蓋非長河不足以喻其議論之源流。非峻嶽不足以方其制行之夔絕。是篇者。特一時之緒論。宜其自以爲贅言也。然其殊聞獨見。可以開廣博識。亦可以撥正趨向。欲知公之行不可及者。觀其言而已矣。君子之所樂而玩者。其在茲乎。其在茲乎。遂命工刻之。

嘉靖己酉仲夏朔日仁和三洲沈淮書

東谷贅言卷之上

清江教 英著

孝子忠臣代固有之。惟子能合父心。惟臣能合君心者。爲難能也。蓋有之矣。不多見也。是故執友窮乏。濟以麥舟。范忠宣公之心。卽父之心也。河東未平。不望使相。曾武惠王之心。卽君之心也。

古之君子所爲。後之君子亦不敢思齊者。豈以其所爲未善耶。抑所見不同。不必踐迹也。是故柳下惠覆寒女。魯男子不敢學之也。程伊川祭始祖。朱晦翁不敢行之也。

或告子曰。有孝子某者。鄉人稱爲君子也。業遇恩例。以孝名受覃霈。頃因割產。與兄鬩牆。子曰。爲孝子而薄天倫。則其所謂孝者。豈其然乎。吾聞惟孝友于兄弟。未聞不友而能孝者也。是故克段于鄆者。不及黃泉誓不見母。蹠血玄武門者。環兵海池震驚若翁。

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爲吉人者。亦有清流一變而爲濁流者。噫。罔念克念。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。是故周孝侯惡少也。斬蛟伐虎。遂立功名。永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也。乃朶頤叔文之鼎。而萬事瓦裂。

人有恆言。霜降水涸。涯涘乃見。諺曰。若不同床臥。安知被裏破。蓋朋之盍簪。誰無情誼。必要其終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。昔東坡謫海南。故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。自蜀往唁之。死諸途。予於此見君子交誼之真也。伊川編管涪州。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。恕曰。便斬程頤萬段。恕亦不救。予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。

壽五福之一也。得之者有幸不幸焉。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。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。雖然。壽何負於人哉。人負壽耳。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。使其先數年而死。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。夏貴七十九而降元。使其先數年而死。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穢宋史矣。

古之奸雄巧於用術。往往神出鬼沒。沒於至深至險之際。自以爲算無遺策也。殊不知天不容僞。祇自斃焉。是故蘇秦能報刺客之仇。而不能逃其匕首之害。呂不韋能匿祖龍之胎。而不能免其遷蜀之譴。

古之權臣跋扈。必陰藉名儒爲之宗主。毅然復古之禮文。以厭羣志。然後乃敢行大事。彼名儒者。冒昧依附。欲資其勢而行其志。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非矣。禮文雖復古何補哉。是故西京郊社之禮。至王莽輔政而後定。劉歆主之也。東京宗廟之制。至董卓入朝而後定。蔡邕主之也。

潘良貴爲諫官。殿上叱侍郎向子甄。王公度爲諫官。門上毆死指揮馬順。嗚呼。於此見二公忠憤之氣。可謂雄於九軍矣。然竊有說焉。子甄奏對支離。封皂囊而論列可也。何必叱之。馬順之罪固在誅絕之域。請歸之司寇以徵刑書可也。何必毆死之。夫尊客之前不叱狗。而投鼠且忌器也。況法宮何地。乃徑情如此。殊駭觀聽。非所以尊朝廷也。不可以爲訓。

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鐔帶宰相之銜。李藩以筆塗詔。而附奏曰不可。宋貞宗以劉美人爲貴妃。李沆引燭焚詔。而附奏曰不可。嗚呼。二公謂能執大臣吁咈之義矣。然竊有說焉。古者人臣不敢齒君之路馬。孔子過君虛位。必勃然變色。蓋敬君之禮固當然者。況詔王言也。而輒塗之。而輒焚之。可乎。向使天子震怒。

而下吏議。則不敬之罪。二公將何詞以自解。大抵寶臣居密勿之地。君有過舉。執奏可也。塗詔不可也。焚詔不可也。

張忠定公守成都日。合軍大閱。始出城。衆皆羅拜呼萬歲。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。復攬轡徐行。衆不敢譁。夫軍士擁郡將呼萬歲。是無君也。無君根於怨望也。而怨望之來。豈一朝一夕之故哉。公胡不能炳幾銷燬。直待其譁焉而後靖之亦晚矣。向非公之忠誠。有以厭服其邪志。吾恐嵩呼不已。必至黃袍加身。黃袍加身。則成騎虎之勢。而劍閣玉壘之區。人心搖矣。當其時。公將何辭以聞天子而謝天下。

韓魏公經略西事。開府延安。夜有賊攜匕首至臥內。公曰。可取吾首去。賊曰。得公金帶足矣。遂取金帶而去。或曰。賊夏人遣來也。予於此見公倉卒應變。而辭氣不攝。神氣不亂。非養之凝定能爾耶。雖然。昔楚師圍宋。華元夜入楚軍。登子反床以刼盟。君子固病其將略之疎矣。公也鎖鑰西郵。又非子反懸軍之比。重門擊柝。虎旅宵嚴。而刺客奸人胡爲乎來哉。意者公於周身之防。曾未之虞耶。幸而賊有鉏耰之悔。不然。武元衡之禍作矣。則夏人得志。西事其憂哉。

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獨不言君父懼者何也。予曰。春秋之義。莫大於尊君父。討亂賊。夫亂賊既討。則聖人之斧鉞在春秋。而後死者懼而君父尊矣。君父尊則君父慶矣。奚懼哉。嘗觀古來固有君而不君。父而不父者矣。忠臣孝子之心。以爲君父天也。天可逃耶。是故西伯不怨美里之囚也。申生不怨新城之死也。又嘗觀古之君子。傷一代人倫之變。亦未聞罪人君父者。是故湯武奉天討誅獨夫而

巢伯不罪桀也。夷齊不罪紂也。桃園之變。董狐不罪靈公也。棠姜之禍。南史不罪莊公也。知此則知孟子不言君父權者。所以存萬世之防也。嚴哉。

史魚盡死後之忠。鄰嘉賓盡死後之孝。此忠臣孝子之苦心也。曾子曰。死而後已。不亦遠乎。若二子者。死猶未已乎。

人莫不有死也。惡之欲其死者。衆人之情也。愛之欲其死者。君子之心也。夫既愛之矣。又欲其死何哉。蓋所愛有重於死者。先民有言。綱常九鼎。生死一毛。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。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。文丞相被執而未死。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。

古之烈士。不肯欠人一死。蓋烈士尙奇節。故於同志者有偕死之義焉。脫不得已而先死。則後死者心即許之。他日事濟。當以一死下報故人。夫心之許。心之盟也。心既盟矣。若負幽冥山川鬼神其可欺乎。此古人所以重心許之盟。而執牛耳之盟次之。是故羊角哀不肯欠左伯桃一死。陳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。乃若范質王溥。欠周世宗一死。而宋太宗薄之。

秦穆公用孟明。而殺之。役彭衙之役。皆敗績。終焉伐晉。晉人不出。封穀尸而還。左氏美穆公曰。遂霸西戎。用孟明也。愚意不然。兵凶戰危。豈人君歷試主將之具哉。況孟明喪師辱國。穆公不能用鉞。是失刑矣。又不替之。不亦過乎。且茅津既濟。兵刃未接。何功之有。夫秦之所以能霸西戎者。以累世富強也。左氏乃歸功於敗軍之將。不亦誣乎。初穆公因杞子以襲鄭也。蹇叔業諫之矣。使穆公能用其諫。則秦師不東也。三

軍不暴骨也。秦誓亦不必作也。左氏乃不賢蹇叔而賢孟明。不亦左乎。

莊子曰。伯玉行年五十。方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又曰。伯玉行年六十。而六十化。予曰。信斯言也。伯玉四十九年以前。真冥頑不靈。全不知非矣。設使若顏子短命而死。則終身不知非矣。若然。何以爲伯玉。且夫子天縱之聖也。必待行年七十。始從心所欲。化何遲哉。若伯玉六十而化。又先於夫子十年。可謂賢於夫子遠矣。豈其然乎。雖然。春秋列國大夫之賢。無踰伯玉者。然則賢伯玉者。奚稱哉。予曰。夫子嘗以君子出處稱之矣。其使者嘗以欲寡過不能稱之矣。靈公夫人又稱其不以昭昭申節。不以冥冥墮行矣。

或問長幼之序。專序齒耶。不專序齒耶。予曰。兄弟之長幼序齒也。伯叔姪之長幼不序齒也。蓋伯叔雖孩提尊也。姪雖耄夫卑也。何也。分重於齒也。同父之兄弟。亦有不序齒者。立子以嫡不以長。紂弟也。而爲君。微子兄也。而爲臣。何也。嫡重於齒也。同母之兄弟。亦有不序齒者。周公弟也。而爲王冢宰。管叔兄也。而爲君。無官。何也。命官以德。德重於齒也。宗族鄉黨。亦有不序齒者。一命齒於鄉。而再命不齒。再命齒於族。而三命不齒。何也。命重於齒也。爲師爲弟子。亦有不序齒者。韓子曰。生乎吾後。其聞道也亦先乎吾。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。故王通十五。教授河汾。其弟子有白首北面者。何也。道重於齒也。

或問歷代君臣之義。予曰。有一統之君臣。有革命之君臣。有列國之君臣。有舊國之君臣。有敵國之君臣。有先世之君臣。有亂世之君臣。有華夷之君臣。詩曰。率土之濱。莫非王臣。孔子曰。天無二日。民無二王。莊周曰。君臣之義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此一統之君臣也。詩曰。商之子孫。侯服于周。殷士膚敏。裸將于京。此

革命之君臣也。百里奚虞人也。而臣於秦。伍子胥楚人也。而臣於吳。他如晉大夫韓厥對齊君亦稱臣。魯大夫平子對晉君亦稱臣。此列國之君臣也。禮爲舊君服。齊衰三月。故樂毅燕臣也。而奔趙。趙謀伐燕。毅泣而不肯同謀。此舊國之君臣也。吳蜀魏晉皆稱帝也。而劉禪降魏。孫皓降晉。此敵國之君臣也。張良以五世相韓而報秦仇。陶潛以曾祖爲晉宰輔而不肯事宋。此先世之君臣也。馬援遨遊二帝之間。其言曰。當今非但君擇臣。臣亦擇君耳。此亂世之君臣也。胡人金日磾而臣於漢武。漢將李陵而臣於匈奴。此華夷之君臣也。然則君子處此。將安適從。王蠋有言。忠臣不事二君。此其律令也。

或問第五倫曰。公有私乎。對曰。吾兄子嘗病。一夜十往。退而安寢。吾子有疾。雖不省視。而竟夕不眠。若是者。豈可謂無私乎。予謂子之與姪。親親固有自然之殺。倫也。乃以愛姪不如愛子爲私悞矣。信斯言也。必愛無差等。然後爲公乎。是墨道也。且吾聞之。父爲子綱。而不爲姪綱。父爲子隱。而不爲姪隱。父名子而不名姪。父冠子而不冠姪。父醢子而不醢姪。有爵位也。立子以嫡。立嫡以長。而不立姪。考終命也。治命亂命。命子而不命姪。凡若此類。皆一本也。皆天也。非人也。皆公也。非私也。欲比而同之。是二本矣。而可乎。或曰。然則視姪當如塗人乎。予曰。不然。兄弟之子猶子也。觀馬援戒兄子嚴。敦之書。韓昌黎祭十二郎之文。固當撫之以恩。教之以義矣。

或問人有恆言。慈父敗子。然則父可不慈耶。予曰。不慈則不父。傳曰。爲人父止於慈。止之云者。無或過也。過於慈則溺愛不明。故敗子必也。有義方乎。義方主嚴。過於嚴則傷恩。君子不忍。子之無良也。寧傷恩。雖

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。五男兒皆不好紙筆。何耶。此之謂教亦不善者也。韓文公朱文公皆蚤孤也。皆卓然命世。何義方之聞耶。此之謂豪傑之士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。

石碯教子以義。其子厚不從。而甘心爲逆黨。陳萬年教子以諂。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爲名臣。噫。子之不係世類也如此哉。

程太中夫人曰。子之不肖。皆因母蔽其過而父不知。予謂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也。其敗子也恆多。或問孝子廬墓禮歟。予曰。此孝子不忍舍親之心也。古禮無之也。古禮親喪居倚廬。倚廬者。倚木爲廬於中門之外。東牆之下。不楣不塗也。旣虞則柱楣塗廬矣。旣練則舍外寢矣。曷嘗有廬墓之制哉。然則桐宮之徂。非廬墓耶。予曰。密邇先王。其訓伊尹之志也。非太甲之心也。蓋倚廬常也。桐宮變也。

或問君親有疾。禱於鬼神以求福。有是理乎。予曰。古人有行之者矣。昔武王弗豫。周公禱於三王。求以身代。庚黔婁因父疾。篤禱於北辰。求以身代。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。夫豈索之茫昧者哉。且病者臥榻。奏藥罔功。其心皇皇。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禱。躍然快心。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。況感應之理。又有不可誣者。是則禱云。禱云庸非佐助醫藥之一術乎。母執曰。死生有命。不可禱也。若自身有疾。執焉可也。

古人奉父母遺體。無不用其潔者。故髮必沐。而必頰齒必漱。手必盥。身必浴。足必洗。蓋以遺體者。親之枝也。敢不潔乎。不敢不潔。況敢虧焉辱焉。以忝其生乎。嘗怪嵇叔夜一月不梳頭。陰子春半年不洗足。柳宗元一搔皮膚。塵垢滿爪。三子者。皆名士也。奉親遺體。當不潔如是耶。

古制父喪。斬衰三年。父在母死。齊衰期。父卒齊衰三年。蓋以父母猶天地也。母服不斬。不三年者。此天尊地卑之義也。故厭之也。殺之也。我朝制服。父母皆斬衰三年。無厭也。無殺也。蓋以母氏劬勞之苦尤勤也。妾有子而死。其子亦斬齊三年。不以父與嫡母在而厭也。而殺也。此聖朝所以教天下之孝也。所以達孝子之志也。

孝子禁服內生子。考之經傳。未見明訓。蓋自桐門右師譏然明始也。歷漢唐宋元。此禁尤嚴。我朝則無此禁矣。嘗莊誦孝慈錄御製序文。其中有曰。禁服內生子。不近人情。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。嗚呼。此聖明所以緣人情而立法也。類如此。

近年江東有朝士服內生子。反誣其妻與外人通。其妻自縊死。湖南有老儒服內生子。乃沉之江中。遂絕嗣。此皆不知本朝無服內生子之禁也。

五倫言父子有親。不言母何也。統於尊也。家人卦以父母爲嚴君。則兼言之矣。自古稱大君爲天子。而不言地何也。統於尊也。西銘以大君爲乾坤之宗子。則兼言之矣。

唐玄宗爲長枕大衾與五王同寢。可謂友愛之篤矣。竊以爲非帝王之友愛也。夫帝王之友愛。不藏怒焉。不宿怨焉。親愛之也。富貴之也。未聞同衾枕而寢者也。且古者父子不同宮。況兄弟乎。宮且不同。況寢乎。同寢者。惟伉儷則然。若兄弟裸裎於一榻之上。展轉反側之際。能無褻乎。昔韓昭侯與棠溪公謀事。夜必獨寢。慮窺言漏於妻妾也。玄宗之於五王。誰無私曲。萬一窺而漏焉。則噬臍何及。然則寢之不同。不猶愈

乎。或曰：玄宗忍人也。三子無罪，一日殺之，則同寢之愛，豈誠於五王者哉？予曰：不然。論玄宗者，當論始終。蓋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者。玄宗之心也。故始焉愛五王者，心之天也；終焉殺三子者，心之人也。其君天下也亦然。故開元治也，天寶亂也。

尊卑分也，強弱勢也，輕重時也。時乎分重則勢輕，故楚子強也不敢窺衰周之鼎也；時乎勢重則分輕，故昭公君也不能抗意如之逐也。

自古天下事，君子成之，小人壞之。雖然，亦有不其然者。君子功業蕭條，不足以對蒼生之望，小人能行好事，亦可邀人心也。是故殷浩、庾亮皆萬夫之望也，山、桑、陳、濤、斜之役，皆一敗塗地，而智勇俱困。秦檜奸臣之雄也，當金人立張邦昌之日，仗義抗詞，請立趙宗，就執不屈，而清議壯之。

以衆君子攻一小人，事機不密，猶或難之；況君子寡而小人衆乎？此陳蕃、竇武所以起黨錮之禍也。以君子之寡，攻小人之衆，爲力固難矣。況以子子負乘之小人，而攻累世膠固之小人，不尤難乎？此李訓、鄭注所以成甘露之禍也。

古之君子，其立身行己，苟一節孤高，足以洗濯污習，其他嘉言善行，雖不盡傳，可以無遺憾焉。其立言也，苟一篇撰述，得罪名教，卽其平生著書滿家，將焉用之？是故稱楊伯起者，以其辭暮夜之金也；薄揚子雲者，以其獻美新之文也。

朋友責善，古之道也。門弟子責善於先生長者，亦猶行古之道也。夫豈操戈入室者比哉？是故羅一峯勸

李文達公辭命以奔喪。羅圭峯勸李文正公引年以遜位。

小人之交。外親而內疎。始合而終叛。君子之交。則內外始終一也。故君子無黨。小人無朋。君子無賣友之心。小人無久要之信。

或問人有恆言妻乘夫何謂也。予曰。乘之爲言馭馬之名也。六轡在手。轡耶控耶。皆如所欲。曷敢有越志哉。豔妻悍妻之乘夫也亦然。或曰。甘心受乘者惟懦夫愚夫。則然彼英武之夫肯爾耶。予曰。不然。彼單騎出走。入山谷二十里而終夜不返者。非英武之夫耶。蓋受其乘也習矣。且柰何哉。書曰。牝雞之晨。惟家之索。言乘夫者凶也。大抵骨肉厲階。房幃烈禍。皆起於茲。非凶而何。

元世祖欲盡殺漢人。以中國爲牧馬草場。賴耶律楚材諫而止。予曰。華夷天所限也。元人逆天。欲滅我華。夏而夷之。其一念之毒。上通於天。是諫也。天贊之也。昔劉定公觀雒汭安流而思禹功曰。微禹吾其魚乎。予亦曰。微耶律文正王吾其馬乎。嗚呼危哉。嗚呼幸哉。

董公發義帝之喪。紀信代漢王之死。周苛烹項羽之鼎。論開國之勳。三子當與山河帶礪之誓。加恤典焉可也。胡爲殿上論功之日。曾無一言及此。漢真少恩哉。

張巡許遠。孤忠大節。無可間然者。奈何當時於巡也。猶議其殺妾之忍。於遠也。猶議其分守之闕。先陷。不有李翰之表。昌黎之文。則後世惑焉。作史者論唐褒忠之典。有遺恨焉者。以此。嗚呼。此其所以終唐之世。不能鼓河北忠臣義士之氣也。宜哉。